

南
唐
書
注

南唐書注卷九

宋陸游撰

祥符周在浚雪客注

劉高盧陳李廖列傳第六

劉彥貞兗州中都人父信初爲羣盜戰敗奔吳事吳武王數有功王厚遇之嘗召信計事醉不言王嫚罵之信卽仗一劍棄去左右請追之王曰信醉耳醒當復來明日果至積功至鎮南軍節度使宣王建國加征南大將軍唐莊宗滅梁遣諫議大夫辟昭文使閩假道信州信譙勞之謂昭文曰皇帝知有信否五代史作亞次聞有信否昭文曰主上新平河南未知公之名信曰漢有韓信吳有劉信一等人也五代史曰君還其語亞次當來載射於淮上也因指牙旗銀首舉酒

屬昭文曰幸而中此願為飲一發中之五代史曰乃酌

百步謂昭文曰一發而中願以此厄為烈祖受禪以舊

壽否則亦以自罰言訖而箭已穿矣烈祖受禪以舊

故贈太師之南唐近事曰劉信攻南康終月不下義祖疑

何疑之甚也信聞命大怖並力急攻次宿而下凱旋之

日師至新林浦犒錫不至亦無所存勞他日謁見義祖

命元勳為六博之戲以紆前意信酒酣擲六骰於手曰

令公疑信欲背者傾西江之水終難自滌不負公當一

擲偏赤如前旨則眾彩而已信當自拘不煩刑吏耳義

祖以免釋不暇投之盆六子皆赤義祖賞其精誠昭感復

待以忠貞焉又曰烈祖輔吳日與諸侯會射延賓亭劉

信擊牙注擬四座小校孫漢威疑不利於上忽引身

障烈祖以已當之上自此益加寵遇位至侍中九江帥

出降遣使報溫怒曰信圍虔州久不克使人說譚全播

反用說客降之何以威敵國答其使者而譚之曰吾以

言信將反者信聞之因自獻捷至金陵見溫溫與信博

信斂散于屬聲祝曰劉信欲背吳散子為惡彩苟無二

心當成渾花溫遽止之一擲六子皆赤溫慙自以厄酒

飲信然終疑之及唐師伐王衍溫急召信
至廣陵以爲左統軍託以內備遂奪其地
子以父任爲大理評事遷屯田員外郎父
喪起復將軍
連刺海楚二州徐鉉楚州刺史劉彥貞可本州觀察使
行邊之任非進號不足以申威施之其人
是爲令典某
厚寬得眾深沈有謀克荷家聲累膺朝寄
百城觀政三
郡底寧而長淮上游地雄師眾刺舉之職
未極當官廉
問之權實諸僉議因是戮龍更仁厥成
億千里之長
軍之帥任遇斯重勳庸是善騎射矢不虛
發軍中號曰
圖爾其敬哉無驂乃力

劉一箭吏事亦以強濟見稱遷濠州節度使移壽州始
贖貨自殖市肆不問貧富槩出資助之而收其贏州有
安豐塘溉田萬頃以故無凶歲彥貞託以浚城濠決水
入濠中民田皆潤而督賦益急皆賣田去彥貞擇尤膏
腴者以下價售之乃復諸塘水如初歲入不可勝紀時

南唐政衰用事者多貪墨彥貞廣賂遺以致聲譽於是
魏岑等雜然推倡其用兵治民之能以爲一面長城在
鎮久疑當受代輒妄造邊遽固位久之入爲神武統軍
及周師侵淮南拜北面行營都部署帥三萬人援壽州
次來遠鎮兵軍旗幟亘數百里戰艦銜尾蔽淮而上周
將李穀慮我師斷浮梁腹背受敵燒營退保正陽馬書穀
攻自壽州元宗使彥貞督諸路兵出拒周師以江州
皇甫暉爲援穀曰吾無水戰之具而使唐兵斷正陽橋
則我背腹受敵乃焚彥貞雖名家子生長富貴初不練
其芻糧退保正陽
兵事裨將武彥暉張延翰咸師則皆鬪將無籌略見周
師退以爲怯惟恐不得速戰士未及食卽督以追馬書
軍張全緒曰不可追彥貞曰軍遇周將李重進於正陽
容在我汝輩何知沮吾事者斬

東彥貞置陣橫布拒馬聯貫利刃以鐵繩維之刻木爲
猛獸攫拏狀飾以丹碧立陣前號捷馬牌又以革囊貯
鐵蒺藜布於地周兵望而笑其怯銳氣已墮一戰我師
大敗師朗等皆被擒彥貞死於陣資治通鑑曰劉彥貞
素驕貴無才略不習
兵所歷蕪湖專爲貪暴積財巨億以賂權要由是魏岑
等爭譽之以爲治民如龔黃用兵如韓彭故周師至唐
主首用之以其裨將咸師朗等皆勇而無謀聞李穀退喜
兵直抵正陽旌旗輻重數百里劉仁贍及池州刺史張
全約固止之仁贍曰公軍未至而敵人先遷是畏公之
威聲也安用速戰萬一失利則大事去矣彥貞不從既
行仁贍曰果遇必敗乃益兵乘城爲備李重進度淮逆
戰於正陽東大破之斬彥貞生擒咸師朗等斬首萬餘
級伏尸三十里收軍時國家喪地千里幾亡其敗自彥
資器械三十餘萬

貞始雖死王事議者不與也後數年贈中書令諡曰壯
不復錄其孤

高越字仲遠幽州人

馬書曰少舉進士青警有才思精詞賦有名燕趙

開

南唐近事曰鄂帥李公優待之將妻以愛女越竊喻其意因題鷹一絕書於屋壁曰雪瓜星眸翠鳥歸摩

天專待振毛衣虞人莫謾張羅網未肯平原淺草飛遂

不告而去馬書曰初投鄂帥張宜久不見知越以鷹詩請之曰晴空不礙摩

天關未肯平原淺草飛盧文進鎮上黨具禮幣致之初

以客從及文進徙安州越又從之遂爲其掌書記文進

仲女有才色能屬文號女學士因以妻越

馬書曰越聞而慕焉往謁

文進文進以女妻之文進奔吳亦與俱行吳以爲祕書郎烈祖受

禪遷水部員外郎

徐鉉浙西判官高越可檢校水部郎中賜紫制曰敕王

命重臣以臨之又擇賢士以佐之政成當遷留而增秩

古之制也高越以儒學淹雅見稱於時頃自南宮直於

東觀筆削之言方勸弓旌之禮是求從事大邦率多

畫有嘉令望爰屬慶恩俾假正郎仍紉紫綬服我加等

之命無懈盡規之心徐鉉浙西判官高越可水部郎

中制曰敕多士之世副臺郎之選者前代謂之賢乃知

三署之屬例無輕授某官高越早踐朝序嘗爲史臣當官有聲聚學不倦頃屬上將出臨大藩輟參入幕之資備觀理劇之用府罷赴闕時名益高司改祠部浙西營川之秩俾從真授無忘職業以荷朝恩

田判官與江文蔚俱以能賦擅名江表時人謂之江高

南唐近事曰江南北士人言保大初文進卒有欲傾其家體物者以江高爲稱首

者越上書訟之出爲蘄州司士參軍語在文進傳就遷

軍事判官與隱士陳曙爲物外交淡然不志榮利久之

仍徙廣陵令還判吏部歷事御史知雜元帥府掌書記

起居郎中書舍人淮南交兵書詔多出越手九國志南唐高越遷

太常博士淮上兵起軍書與援筆立成詞采溫麗元宗委召賜金紫俾掌戎府書檄

以爲稱職不徙官累年後主立始遷御史中丞勤政殿

學士左諫議大夫兼戶部侍郎修國史卒年六十二諡

日穆貧不能葬後主爲給葬費

金陵新志墓在棲霞寺舊門外有石書侍郎高

府君墓

世歎其清兄子遠

遠字攸遠父操袁州別駕遠少孤爲人夷雅冲淡遇事有奇節杜門力學烈祖受禪招徠四方秀傑得遠以爲祕書省正字保大初遷校書郎兼太常修撰遂爲太常博士淮南兵興元宗召見賜金紫使典戎府書檄累官至勤政殿學士國初命兵部尙書陳潛修吳史未成而卒後領史職者多貴游或新進少年纂述殆廢遠自保大中預史事始撰烈祖實錄二十卷敘事詳密後主嗣位遠猶在史館與徐鉉喬匡舜潘佑共成吳錄二十卷遠又自撰元宗實錄十卷未及上會屬疾取史藁及他

所著書凡百餘卷悉燔之卒年五十七贈給事中諡曰
良後主欲修國史訪彙於其家無在者遠有精識方邊
鎬入潭州湖南悉平百官入賀遠獨曰我乘楚亂取之
甚易觀諸君之才守之實難聞者愕然以爲過後如所
料乃服其先見馬書以爲高越言九國志曰南唐高
越從子遠知雜事馮延巳陳覺專國遠
立朝情介權
貴爲之斂手

盧文進字大用幽州人

五代史曰范陽人

事後唐明宗

玉壺清話曰少

從軍奔敗之際物散意沮舉眾入契丹虜主厚遇之使
率兵救鎮冀又與莊宗連戰明宗卽位老思南土部曲
皆華人復歸中國明宗至安州節度使事具五代史
親加宴勞封大將軍
史曰文進爲劉守光騎將唐莊宗攻范陽文進以先降
拜壽州刺史莊宗以屬弟存矩文進有女幼而美存矩
求爲側室文進以其大將不敢拒心常歎之因與亂軍
殺存矩反攻新州不克攻武州又不克遂奔契丹契丹

使守平州晉高祖起晉陽與契丹耶律德光約爲父子文進

少嘗事契丹娶虜公主爲其平州刺史明宗時率眾數

萬來歸五代史曰明宗即位文進自平州率眾數萬歸

徙鎮威勝加同平章事入爲至是不自安且本燕人尙

氣不能屈於晉乃決計歸吳時烈祖輔吳爲齊王將受

禪吳遣將祖令恩以兵二千陣於安州近境俟文進出

殿之而至拜天雄五代史作天威統軍宣潤節度使五代史曰

軍司馬馮知兆副使杜仲貴送款於吳吳遣兵迎之文

進居數鎮頗有善政兵民愛之其將行也從數騎自至

營中別其將士馬書曰別其將士李藏機等告以避

契丹皆再拜爲訣乃南奔吳以文進爲天雄統軍宣潤

使委任賓佐政績甚美潤州市大火文進使馬步使

救之益熾文進怒自出府門斬馬步使傳聲而火止九

志曰使召馬步使將人皆異之召還以左衛上將軍兼

中書令范陽郡王奉朝請給藩鎮卒五代史曰文進身長七尺狀貌偉然

自奔契丹為後唐忠者十餘年及南奔始屈身晦迹務

為恭謹禮接文士謙謙若不足其所該論近代朝廷儀

制臺閣故事而已未嘗言兵唐餘紀傳曰自其奔契

丹也數引胡兵攻掠幽薊之境俘虜民人教契丹以中

國織紐工作契丹由是益強盛王壺清話曰入十二

無病卒卒之日星殞於寢大如杯文進墮赤光丈餘與

星相接馮延巳惡文進文進亦以素貴不少下及卒乃誣

以陰事盡收文進諸子欲籍其家文進以女妻高越越

乃上書訟文進冤指延巳過惡詞氣甚厲時延巳方用

事人頗壯之元宗怒以越屬吏貶蘄州司士參軍而盧

氏亦賴以得全文進在金陵為客言昔陷契丹嘗獵於

郊遇晝晦如夜星緯燦然大駭偶得一胡人問之曰此

謂之筮日何足異頃當復良久果如其言日方午也又

嘗至無定河見人脰骨大如柱長可七尺云

馬書云初文進攻新

州不克夜走墜塹一躍而出明日視之乃郡之黑龍潭也絕岸數丈深不可測又嘗有大蛟徑至座間引首及滕文進取食飼之而去由是白負反復南北終無挫鱗

陳覺揚州海陵人烈祖以東海王輔吳作禮賢院聚圖

書萬卷及琴弈遊戲之具以延四方賢士政事之暇多

與講評古今覺亦預焉烈祖居金陵以次子景遷留東

都爲同平章事知左右軍使輔政命覺爲佐謂曰吾早

暮與賢士相接今老矣尙未達天下事景遷年少當國

故屈君子無憚也

唐餘紀傳曰初爲宋齊正客齊王專柄漸引至朝列締結加密景遷留東

都輔政瘵病罷歸徙爲東南諸道副都統覺居其幕府先主委之輔佐謂曰知卿可任幸悉心輔吾子至於祿

位遷次孤心簡景遷卒還朝為宣徽副使馬書曰齊王

在荆無庸慮也教授累遷兵部侍郎宣徽使覺妻李氏如親執胞爨不

置妾賸宋齊王嘗選三美婢于之李氏無難色事三婢

如舅姑晨夕承侍曰此令公寵倖之人見之若面烈祖

令公敢慢視耶三婢不自安求還齊王第覺唯唯烈祖

晚多暴怒近臣多得譴覺懼稱疾家居累月以宣遺詔

日入朝判大理寺蕭儼劾之元宗不從遷光政院副使

太僕少卿覺有兄居鄉里時海陵已為泰州覺兄犯法

刺史褚仁規笞之馬書曰仁規字可則廣陵人始為軍

海陵民好訟吏多不能直乃以仁規兼縣事所部魚鹽

竹葦之地每有大役常賦不能給仁規使行視民家所

有舉籍取之事訖以次償故民不甚怨供億常饒烈祖

喜之及以海陵為秦州遷仁規為刺史政如故晚年國

家少事仁規招刻不已覺挾私怨密譖仁規貪殘侍御

刑罰滋暴加以奢縱史王仲璋江表志曰左散騎常侍王仲璋北土人事元

宗嘗謂曰自古及今江北文人不及江南才

子多仲璋對曰誠如聖旨陛下聖祖玄元皇帝降於亳州真元縣文宣王出於兖州曲阜縣亦不爲少矣嗣主有嬖亦劾之元宗薄其罪止罷刺史仁規忿上表自訴

元宗命覺馳鞠之昭陽李清日本紀於烈祖昇元五年二月書殺泰州刺史褚仁規此又書

元宗疑誤當以馬書作烈祖爲是仁規惶恐伏罪覺還條其罪狀甚眾

詔賜死馬書曰仁規以承恩被摧不勝忿上疏自陳無過爲讓候所開辭甚許斥及陳覺充按鞠使歎

日吾嘗孤立所知者主上爾覺首構吾事今屬之何覺以自明遂自劾即日收付大理賜死妻子徙和州

竊弄威福蓋始於此覺與李徵古皆宋齊王客徵古者

袁州宜春人南唐近事曰徵古少賤嘗宿同郡潘長史家婦妻夢門前有儀注鞍馬擁劍鎧銖衛

隊約二百人或坐或立云太守在此洎見乃宿衛秀才

覺後言於潘曰客非常人也明晨餞酒一鍾贈之金碗

日即君他日富貴慎弗相忘徵古來年至京成名不二年自樞密副使除本州刺史離闕日元宗賜內庫酒二瓶於齊王有中外事齊王景達爲宮官齊王告歸九華

逾年不召徵古使其僚謝仲宣諷景達言於元宗曰齊
正先帝布衣之舊雖不用不當棄之齊正既召歸益以
腹心寄覺欲使立功取柄時國兵初得建州諸將請用
其鋒取福州齊正獨薦覺爲宣諭使召節度使李弘義
入朝可不勞寸刃盡得閩地元宗方向覺遂遣之既至
弘義倨甚覺氣折不敢言歸至劍州恥無功矯詔召弘
義自稱權福州事擅興汀建撫信州兵及戍卒命馮延
魯將之攻福州敗績眾潰歸死者萬計亡失金帛戈甲
之類不可勝數朝論謂必死元宗亦怒欲寘軍法齊正
上表待罪實營救覺等馮延巳助之於是貶蘄州逾年
復起任事始與徵古爲死黨唱和如出一口淮南兵興

我師屢北度不可復支元宗遣鍾謨李德明孫忌王崇質使周世宗請獻壽濠泗楚光海六州罷兵世宗不許而壽州日危蹙德明懼乃白世宗言願寬數日之誅歸白寡君盡獻淮南地周乃遣德明崇質先還德明至金陵盛稱周兵彊請必割地元宗不悅齊王覺徵古素惡忌及德明謫語崇質使異其詞覺徵古因極言德明賣國德明知見排大言周師必克遂斬於市覺徵古益熏灼道路以目德明旣誅不復議請盟乃命齊王景達率大軍拒周以覺爲監軍使軍政皆出覺聚兵五萬無決戰意朱元數有功覺忌之奪其兵元遂叛降周諸軍悉潰覺歸爲樞密使如故而徵古爲副使不以敗自咎方

相與挾齊正爲耐久計元宗嘗言及國家感慨泣下徵古輒曰陛下當以兵力拒敵涕泣何爲飲酒過量耶乳保不至耶帝色變左右股栗而徵古驚然自若司天言天文度異人主宜避位祈禳元宗曰此固吾意第不知孰可付耳覺徵古遽以爲誠言輒曰天命如此宜使宋公攝政陛下深居禁中俟國事定歸政未晚

馬書曰覺請元宗委

國宋公臣時得入奉從容譚釋老而已

元宗亟召中書舍人陳喬草詔責

出憤怒喬固陳不可元宗笑而止周師益進世宗駐迎鑾鎮元宗遣覺奉表貢方物覺至迎鑾見周師戰艦陳列江津且南渡大懼請遣人取本國畫江爲界表世宗可之覺頓首謝退遣其屬劉承遇南還以告畫江稱藩

奉正朔之議遂決周亦班師遣覺還錫齋豐渥覺將發獻詩一首敘感別賜金器百兩初覺徵古以德明請割地爲賣國誅死及是覺自爲之使還以兵部尙書致仕徵古先出爲洪州節度副使時晉王景遂爲帥不堪徵古傲狠常欲斬之曰拘有司左右力諫乃已鍾謨自周還屢言齊止覺徵古罪大不可容覺嘗傳世宗語告元宗曰聞江南拒命其謀出相嚴續當殺續謝我元宗知覺與續宿怨疑之謨請至周覆實元宗遣行以手表引咎且言非續罪世宗省表大驚曰嚴續能拒命乃忠臣朕爲天下主可教人殺忠臣乎謨還具奏元宗大怒齊止旣斥覺亦責授國子博士饒州安置遣殺之徵古削

奪官爵賜自盡於洪州

李德誠廣陵人

華一云西

少事宣州節度使趙錙爲給使

吳攻宣州錙出降

新唐書曰揚行密圍宣州刺史趙錙

錙將劉金策錙必遜給曰

將軍若出願自吾壘而借錙

喜多遺之金許妻以女明日

謀城上曰劉郎不爲爾壘

錙宵遁獲之錙全忠故人也

發使求之行密客袁襲曰

斬首送之無後慮乃歸錙首

於汴又田頔傳曰錙出

東谿乘暴流以逸阻水解甲

謂迫德誠與韓球俱從之

騎不能及頔乘輕筋迫之遂

見擒德誠與韓球俱從之

不去城中復推立裨將周進思以拒吳錙使德誠入城

說進思降將行暴得疫疾委頓不克往乃改命球球卽

至進思斬之擲其首城外德誠是日卽愈人皆異之錙

死事吳武王常從征討積功爲江南馬步軍使與諸將

圍潤州安仁義諸將每見仁義臨城督戰必煆罵之德

誠獨否及城破仁義操弓矢坐城上眾莫敢近德誠至
仁義忽顧曰汝見我獨不失禮且有奇相他日將大貴

吾以為汝功即釋弓矢就執仁義以家屬保城樓兵不

命且以愛妾贈之新唐書曰沙陀叛將安仁義奔淮

南行密屬以騎兵孫儒南略壁廣德貽書仁義通好以

疑行密行密待益厚署行軍副使卒用以檢儒表為潤

州刺史至檢校太保田頔叛行密與仁義連和行密遣

將王茂章攻潤州仁義善射當時稱朱瑾梁米志誠弩

皆第一仁義常曰志誠弩十不當瑾梁一瑾梁十不當

吾弓一每開門關先告所當中然後射之茂章等不敢

與角行密遣使招仁義降其子諫乃止茂章穴地入父

子就縛斬武王即拜德誠潤州刺史歷撫虔洪三鎮節

揚州市

度使平南大將軍中書令江南別錄曰吳宣王末德誠

夜宣王殂宮中以德誠進毒幽於殿內德誠親吏走告

義祖義祖以朝使不至慮有他變引親吏百餘人夜渡

江斬關入明日釋烈祖受禪拜太師封南平王進封趙

德誠立讓皇溥

王妻楊氏封國君

南唐近事曰德誠鎮江西日有日者

伎數人與其妻膝國君同妝梳服飾偕立庭中請辨良

賤客俯視而進曰國君頭上有黃雲羣伎不覺皆仰首

是國君也此德誠事失最久南唐興又為佐命首與周本

勸進馬書曰烈祖建齊國德誠率初無大勳勞特以際

會至高位富貴壽考世罕及者然為人謙恭沈厚終始

如一自洪州入覲烈祖命宮人逆勞於途百官班謁於

都門入對曰朝堂設次以待之馬書曰信王景達先娶

以同姓非禮制曰南平王國之元昇元四年卒年七十

老婚不可離信王妃可氏南平

八廢朝五日諡忠懿王壺清話曰德誠少時人相曰太

千鍾德誠少事吳主獨受寵遇時為君福不用才功日享

充美服裘乘馬而已從諸軍圍安仁義於潤州諸將見

仁義皆罵辱惟德誠執禮未嘗以一語辱之城陷

仁義執弓矢毅然坐城上無敢近者久之獨呼德誠使

前曰雀鼠小人皆罵辱吾獨汝見我有禮且有奇相他
日至貴吾委命於爾乃鄭弓矢於地以愛妾美玩贈之
德誠扶掖下城由是擢拜中書令封趙王子四十餘人
至先主受禪用其子建勳之謀率諸侯勸進以推戴之
功卒厚寵遇楊武王諸將惟德誠子二十八人第四子
無功止用謙善而卒年八十四

建勳

馬書曰德誠有子二十八人建勳為相而建封為

謂德誠有客能言天文以之占測時事十有七八一旦

穴胸後考其日乃朱象大異揚州富流血無限朝貴陷首

瑾殺知訓之日也

建勳字致堯少好學能屬文尤工詩

宋藝文志載李建

棟唐詩品彙云建勳隴西人有集三卷徐獻忠詩品

云晚唐諸子不選格調專事情景詩中覓畫之說益出

於此遂使渾厚鴻明之氣蕭然謝絕建勳詩每聯德誠

必設景象益工為之極流而為俳亦不自知也德誠

在潤州嘗秉燭夜出候者以告義祖疑有二日揚州遙

見謂有變立命親兵千餘人渡徙江州德誠猶慮讒聞

江比明德誠盟敵兵已入城

遣建勳入謁義祖見之釋然

江表別錄曰義祖見之歎曰有子如此非惡人也

妻建勳以女所謂廣德公主也建勳家世將相又娶於徐氏爲其國貴游然杜門不預事所交皆寒賤裘馬器具而已烈祖鎮金陵用爲副使預禪代策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加左僕射監修國史領滑州節度使自開國至昇元五年猶輔政比他相最久烈祖鑒吳亡山權在大臣意頗忌之而建勳無引退意會建議政事當更張者且言事大體重不可自臣下出請以中旨行烈祖雖從之未有命建勳遽命舍人草制資治通鑑曰建勳疏言事意留中既而下有司施行建勳自知事扶愛惜密取所奏改之給事中常夢錫劾奏建勳擅造制書歸怨於上烈祖得奏適會本意乃降制放還私第

廣德公主剛果有智入謂烈祖曰吾父亡恙時兄亦嘗
與李郎書今何見負烈祖曰此自國事吾與李郎骨肉
之情固無間也召見慰勉焉未幾復相元宗嗣位以開
國勲勞又聯姻戚尊遇之與宋齊王埒每謂爲史館而
不名聽朝之暇多開延英殿召公卿議當世事人皆欣
然望治建勲獨謂所親曰上寬仁大度優於先帝但性
習未定宜得方正之士朝夕獻替不然恐未必能守先
朝基業也出爲撫州節度使南唐近事曰建勲鎮臨川與寮屬飲郡齋有送九江
帥周宗書至訴以赴鎮日近闕器用儀注建勲無復報
簡但乘醉大批其書云偶罷阿衡來此郡固無閒物可
應官憑君爲報羣胥道莫作循州刺史看
日李建勲罷相江南出鎮豫章一日與賓僚遊東山各
事寬履輕衫攜酒餽引步於漁谿樵鵝遇佳處則飲
忽平田閒一茆舍有兒童誦書聲相若鵝鴈之乃一

老叟教數邨童叟驚悚離席改容趨謝而翔雅有體氣
調諧擬丞相受之遂觴於其臚置之客右叟亦不敢輒
談李以晚渴連食數梨賓僚有曰此不宜多食號為五
藏刀斧叟竊笑丞相曰先生之兩必有異問叟謝曰小
子愚賤偶失容於鈞重然實無所聞李堅質之仍脅以
巨觥曰無說則沃之叟不得已問說者曰敢問刀斧之
說有稽乎曰舉世盡云必有其稽叟曰見鶴冠子所謂
五藏刀斧者非所食之梨乃離別之離耳益言人之別
離戕伐胸懷甚若刀斧遂就架取一小策振拂建州之
以呈丞相乃鵬冠子檢之如其說李特加重建州之
役江表志曰馬延魯陳覺出討閩中徵督軍糧急於星
軍果為越人所敗諸將無復紀律建勳請官出金帛

贖俘掠還其家見聽及出師平湖南國人相賀建勳獨

以為憂曰禍如此矣召拜司空稱疾乞骸骨以司徒致

仕賜號鍾山公營別墅山中放意泉石

妻徐主四時拜賜自稱鍾山老嫗而不稱所封郡國益
將有激也元宗優容之先建勳卒

悅致狀賀之建勳以詩答之曰司空猶不作那敢作司徒幸有山公號如何不見呼或謂之曰公

未老又無大疾遽爲此舉欲復爲九華先生耶建勳曰

吾生平笑宋公輕出處何至效之自知不壽欲求數年

閒適爾

澄巖錄曰建勳嘗蓄一玉簪以沈香節按柄叩之聲極清越客或談及猥語則急起擊落數聲

日聊代清耳

馬書曰建勳因爲詩見志疾革遺令曰有桃花流水須相信不學劉郎去又來句

時事如此吾得全歸幸矣勿封樹勿立碑貽他日毀斷

之禍保大十年五月卒贈太保諡曰靖及國亡公卿冢

墓鮮不發者惟建勳不知葬所宋齊王當國深忌同列

少所推遜然獨稱建勳曰李相清談不待潤色自成文

章

論曰李建勳非不智也知湖南之師必敗知其國且亡

皆如蒼龜然其智獨施之一己故生則保富貴死猶能
全其骸於地下至立於羣枉間一切無所可否唯諾而
已視獲軍亡國君父憂辱若己無與者方區區請出金
帛以贖俘虜眞婦人之仁哉威光金陵續志能仁寺注云今寺南唐古寺基保大
年中昇州特進守司徒致仕鍾山公李建勳捨田入寺
後廢宋朝發賜地基起興慈禪院咸平初建勳女潤州
本起寺住持臨壇精律大德尼進暉申明乞以故父李
相公舊所施田入興慈寺至今供常住至元之五年住
持僧眞實既新其寺又作鍾山公祠以寺之土田多公
所施也臨川危素請記於集賢揭公侯斯略云五代之
際君不若臣不臣可謂天下大亂之時而公所與爲僚
友者有若馮延巳其人史雖稱公有吏才薰猶不相離
冰炭不相入豈能行其所志哉宜乎引身山水之間漸
病不出死而屬其家人以薄葬公命之庀於天勢之厄
於人有可悲者矣

廖居素將樂人仕烈祖元宗閒爲人堅正不爲當國者

所喜困校書郎二十年始得大理司直後主嗣位稍遷至瓊林光慶使檢校太保判三司後主屏而羣臣方充位保富貴國益削居素獨慷慨驟諫冀後主一悟終不見聽乃閉門卻食服朝衣冠立死井中已得手書大字於笥曰吾之死不忍見國破也徐鉉爲文弔之以比屈原伍員後幾百年將樂父老猶叩頭稱之吁江李觀爲之傳云

宋史章望之傳曰江南人李觀著禮論謂仁義智信樂刑政皆出於禮望之訂其說者禮論一篇

南唐書注卷十

宋陸游撰

祥符周在浚雪客注

張李皇甫江歐列傳第七

張義方不知所以進烈祖代吳用爲侍御史義方既就職卽上疏曰古之任御史者非止平獄訟肅班列也有怙威侮法棄忠賊義樹朋黨蔽聰明者得以糾彈至於人主好遊畋悅聲色奢侈佞媚賞非功罰非罪得以論爭使諸侯不敢亂法百司不得盜權則御史爲不失職今文武材行之士固不爲乏而貪墨陵犯傷風教棄仁義者猶未革心臣欲奉陛下德音先舉忠孝潔廉請頒爵賞然後繩糾乖戾以正典刑小則上疏論列大則對

仗彈奏臣每痛國家之敗非獨人君不明蓋官卑者畏罪而不言位尊者持祿而不諫上下苟且至於淪亡今臣誠不忍忘君親有所不盡惟陛下幸赦之疏奏烈祖親札曰朕始受禪任義方以風憲乃能力振朝綱詞皆譴切可宣示朝野賜義方衣一襲以旌直言義方始名元達烈祖方倚以肅正邪慝取前朝王義方名易之唐新舊曰王義方泗州漣水人擢侍御史會李義府縱大理囚婦淳于迫其丞畢正義縊死無敢發其姦義方內決効奏意必得罪問於母母曰昔王母伏劍成陵之誼汝能盡忠吾死無恨義方卽具法冠對仗叱義府下跪讀所言帝方寵義府恨義方以孤士觸宰相貶萊州司戶參軍故義方得盡忠焉後之議者謂義方爲御史彈劾姦邪諫正過失則可若請舉善頒爵賞則奪輔相權矣然

所言凜然守正有漢唐名臣風惜事迹散落不得盡載

云徐鉉兵部侍郎張義方可左常侍制曰敕某珎貂服

人膺茲選允叶懋章而爾義方可謂能矣踐歷臺省抑

賜聲實純誠直道造次靡忘今予眎躬嗣守丕訓弗惠

厥德思聞謹言乃均慶恩命為常侍從容左右敬仁嘉

殿學士制曰夫珎金貂直省又左常侍張義方可勤政

文學之選宜又加焉某是號名儒久登華貫臺閣踐歷

聲實相符待極而來當官無撓朕祇奉先烈勤求大中

諮訪闕疑籍爾稽占特加近職以示開懷順美爾違無

忘謹直南唐近事曰義方命道士陳友合還丹於牛

頭山頻年未就會義方遣疾命弟子弟發丹竈竈下有巨

虺火吻錦鱗蜿蜒其開若為神物護持乃取丹自餌一
粒指瘰而終當時識者以為氣未盡服之陰者不壽也
李金全其先吐谷渾人事唐明宗為廝養以戰功貴事
具五代史五代史曰李金全其先出於吐渾金全少為
以功為刺史唐明宗廝養以驍勇善騎射常從明宗戰伐
罷歸獻馬數十匹居數日又以獻明宗謂曰卿患馬多

耶何進獻之數也且鄭在涇州治狀如何無乃以馬爲
事金全慚不能對從鎮橫海久之罷爲右衛上將軍晉
高祖時安州屯防指揮使王暉殺節度使周環高祖遣
金全將騎兵千人以往下詔書招暉曰暉降以爲唐州
刺史又以信箭諭安州不戮一人且戒金全曰無失吾
信金全未至襄州安重進意暉必走江南以精兵遮其
要路暉聞金全來果南走爲重進兵所殺金全後至得
暉餘黨數百人皆送京師暉之亂也大掠城中三日金
全利其所掠賁因捨其將武克和等十餘人殺之克和
呼曰王暉首亂猶賜之信誓以爲刺史我等何罪反見
殺耶若朝廷之命何以示信苟將軍違詔而殺降亦見
將不免也高祖不能詰卽以金全爲安遠軍節度使晉
高祖時爲安州節度使任中門使五代史作胡漢榮漢
榮貪戾專政失軍民心高祖遣賈仁沼代歸京師金全
奏漢榮病不任行仁沼至酖殺之五代史曰漢榮教金
龐令圖曰仁沼昔事王晏球攻王都於中山都遣善射
者登城射晏球中兜牟仁沼從後引弓射善射者一發
而斃晏球求其人欲厚賞之仁沼退而不言此天下忠
臣也都敗晏球遣仁沼獻捷京師凡所賜與甚厚悉以

分故人親戚之貧者此天下廉士也為人如此豈有爲
人謀而不善者乎宜納仁沼而遣漢榮漢榮聞之夜使
人殺令圖而醜仁事聞高祖乃以馬全節五代史曰馬
沼仁沼舌壞而死事聞高祖乃以馬全節五代史曰馬
大名元城人也唐同光中全節爲捉生指揮使趙在禮
反鄴都以全節爲馬步軍指揮使明宗卽位歷博軍鄧
沂四州刺史金州防禦使廢帝時蜀人攻金州州兵纔
數百全節散家財與士卒堅守蜀人去廢帝召全節以
爲滄州留後晉高祖入立卽拜全節橫海軍節度使徙
鎮安遠代李金全又徙安國從杜重威討安重榮以功
徙鎮義武自出帝與契丹交惡全節未嘗不在兵間開
運元年爲行營都虞候契丹與晉大軍相拒直隴之閒
全節別攻白團城破之虜七百餘人克秦州虜二千
其首將晉廷謙四月契丹敗於城引兵分道而北全
節敗之於定豐執其將安暉七月徙廣晉九月留守鄴
都十月杜重威爲招討使以全節爲副大敗契丹於衛
都全節爲人謙謹事母至孝其縣政決事必問法何如
初徙廣晉過元城衣白襦謁其縣令州里以爲榮開運
二年徙鎮順國未至而代金全鎮安州漢榮懼給告曰
卒年五十五贈中書令金全鎮安州漢榮懼給告曰
邸吏劉珂密遣人馳報朝廷召公有異處分金全大懼

使其從事張緯奉表詣金陵請降

五代史曰仁沼二子欲詣京師訴父冤漢

榮大懼紿金全曰前日天子召漢榮公違詔不遣仁沼

之死其二子將訴於朝今以全節代公是召公對獄也

金全信之遂烈祖命鄂州屯營使李承裕段處恭帥兵

叛送款南唐

三千人逆金全陳於城外俟金全出而殿之而東承裕

等至之夕金全帥數百人來奔

五代史曰行至漢川而引頸北望涕泣而去

承裕違命輒大掠城中得金帛不可計數

資治通鑑曰癸卯唐李承

裕等至安州是夕李金全將麾下數百人詣唐軍妓妾資財皆為承裕所奪

乃還晉將安審

輝追敗之於馬黃谷處恭死於陣承祐帥餘兵阨雲夢

橋資治通鑑曰丁未審輝又敗唐軍於雲夢澤中九

有雲夢澤宋史曰安州雲夢縣本漢安陸縣南五十里

也後魏大統十六年於雲城古城置雲夢縣復為審

暉所敗執而殺之

五代史曰馬全節執承裕及其兵二千五百人以餘兵并承裕獻

京師承裕謂全節曰吾掠城中所得百萬計將軍皆取之矣吾見天子必訴此而後就刑全節懼因殺承裕資治通鑑曰馬全節送監軍杜光業等五百七人於大梁上曰此曹何罪皆賜馬及器服而歸之光業等至唐唐主以其違命而敗不受復送淮北遣帝書曰邊校貪功乘便擄壘久曰軍法朝章彼此不可帝復遣之歸使者將自桐城濟淮唐主遣戰艦拒之乃還帝悉授金全唐諸將官以其士卒爲顯義都命舊將劉康領之金全至拜天威統軍出爲潤州節度使漢隱帝時李守貞以河中叛來乞師魏岑查文徽議宜爲出師劉彥貞以攻取自任元宗欲籍金全宿將威望以爲北面行營招討使救河中彥貞副之文徽爲監軍使岑爲沿淮巡檢使師出潁陽次沂州金全曰諸君以河中在何處而欲自此轉戰以前耶勢必不相及徒爲國生事爾嘗會食帳中候騎告北兵數百並澗皆羸弱諸將欲掩擊之金全

下令曰敢言過潤者斬及暮伏兵四起旗幟蔽日金鼓
聲聞十餘里諸將乃服金全善料敵逾月退保海州遂
引歸金全曰吾全軍而還不得爲無功矣拜右衛聖統
軍領義成軍節度使兼侍中保大八年八月卒於金陵
年六十多內寵子男女凡三十二人元宗命少府監王
仲連持節冊贈中書令諡曰順六朝事蹟曰金全墓在
石頭城北碑額唐故開
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兼侍中贈中書令李順公神道碑侍郎高越書全金卒後閩楚之
役興用事者皆少年不更軍旅覆敗相踵周人乘我罷
弊攻取淮南國遂衰削不復能振人始思金全恨其已
卒云

皇甫暉魏州人

五代史作衛州人
馬書作山東人

事唐晉事具五代史

五

不自安至秦淮赴水不死舟人援出之自言如履大石

入朝歷歙州刺史

秦州志載暉保泰中爲州刺史

神衛軍都虞候江州

節度使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周師攻淮南爲北面行

營應援使會劉彥貞姚鳳兵以行彥貞舉動躁撓人測

其必敗暉獨持重部分甚整士亦樂爲用周人頗憚之

及彥貞敗死暉鳳退保清流關周世宗親帥眾盡銳攻

壽州而分兵襲清流暉陳山下周兵出山後要擊暉大

敗猶收兵且行入滁州滁州刺史王紹顏已委城遯暉

無所歸方斷橋自守周兵涉水踰城入執暉鳳

東都事略曰

暉鳳率眾十五萬塞清流關太祖擊走之追至城下暉曰人各爲其主願成列而戰太祖笑而許之暉整

陣出太祖擁馬頃直入左右馳突大呼曰吾直取皇甫暉他人非吾敵也手刃暉生獲之并鳳擒之

國老問

話曰太祖挺身力戰劍血服袖旣而趁暉殷宋史曰手
刃暉中腦未下而藝祖分兵滁州距南州四程皆大山至
劉仁瞻而止關去州三十里則平川而西蜀又至滁州
清流關而止關去州三十里則平川而西蜀又至滁州
之上而餘州其控扼且援壽州命大將盛開世宗親至淮
上而兵十萬扼其地太祖以周軍數千與暉遇於清流關
提兵周師大敗暉整全師入憩滁州城下會劄日再出
隘路兵周師大敗暉整全師入憩滁州城下會劄日再出
太祖兵聚關下且虞暉兵再至問諸邨人云有鎮州趙
學究在邨中教學且多智計太祖微服往訪之學究曰彼
威名冠南北太尉以多智計太祖微服往訪之學究曰彼
兵勢與已如日非其比也學究曰兩軍勝負如何曰之
彼勝我敗其出軍亦不問計於山背也學究曰兩軍勝負
路人無行者雖暉軍亦不問計於山背也學究曰兩軍勝負
阻西湖水大漲之時彼必謂我既敗無敢躡其後誠由
山背小路率兵浮西湖水至城下斬關而入彼方戰勝
而驕解甲休眾可以得志太祖大喜命學究指路學究
遣人前導即下令誓師夜出小路跨馬浮西湖以迫城
奪門入既入暉始聞之率親兵援甲與太祖巷戰三縱
三挫旣主帥被擒謂周師大兵且至城中大亂自相蹂
踐死亡不計數遂下滁州
趙學究者卽韓王普也
送壽州行在見世宗曰臣力

懃欲暫坐及坐曰欲暫臥不俟命而臥神色自若曰臣
非不盡力南北勇怯不敵臣在晉屢與契丹戰安能如
今日兵甲之盛昨退保滁州城不意大軍攀堞如飛而
入臣智力俱殫故被擒耳默記曰世宗見暉於質中金
創被體自撫視之暉仰言我
白貝州卒伍起兵佐李嗣源遂成唐莊宗之禍後率眾
投江南位兼將相前後南北二朝大小數十戰未嘗敗
因盛稱太祖神武史纂左編曰暉言今日見世宗賜
擒於趙檢點者乃天贊趙檢點非臣所能及
之馬及衣帶數日創甚暉不肯治而死默記曰至今滁
人一日午時鳴
鐘以資子繼勳

繼勳少從暉兵閒為軍校

馬書曰繼勳常從暉軍中滁
州之役暉力戰甚急繼勳欲

避暉操戈擊

以父死難擢將軍歷池饒二州刺史頗以

吏事稱入為神衛統軍都指揮使諸老將繼死繼勳雖

尙少且無戰功徒以家世遂爲大將資產優贍名園甲

第冠於金陵多蓄聲妓厚自奉養

馬書曰營第宅侈車服蓄妓樂備珍美擇

近郊之地置花構亭

及開寶中大兵傅城繼勳保惜富

貴無效死之意第欲後主亟降問諸軍敗績則幸災見

於詞色

宋史曰每眾中流言頗道國中廢弱姪紹傑亦

以繼勳故爲巡檢常命紹傑入見後生陳歸命

計會有風電繼勳

又密陳滅亡之兆偏裨有募死士謀夜出奮擊者輒鞭

而囚之

宋史曰又請出煜親兵千

餘守闕城爲宋師所掩

自度罪惡日間稀復

朝請後主召議事亦辭以軍務不至內結傳詔使一切

蔽塞及後主登城見王師旌旗壘柵彌徧四郊始大駭

失色繼勳從還至宮乃以屬吏始出宮門軍士雲集變

之斯須皆盡

馬令論曰皇甫繼勳叛父於垂死其事君可知也忠孝人之大倫而不忠不孝者無

容於天地繼勳之
死豈特人怨哉

江文蔚字君章建安人馬書作許人博學工屬文後唐明宗

時擢第人偶雋曰文蔚長興二年盧華榜下進士入為河

南府館驛巡官馬書曰文蔚有奇才與韓熙載名相上

又勵坐秦王重榮五代史曰秦王從榮天成年以檢

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三年從鎮河東長興元年拜河

南尹兼判六軍諸衛事從璟死從榮於諸皇子次最長

又握兵柄其為人輕雋而鷹視頗喜儒學為詩歌多招

文學之士賦詩飲酒故後生浮薄之徒日進諛佞以驕

其心自將相大臣皆患之明宗頗知其非而不能裁制

從榮嘗侍側明宗問曰爾軍政之餘習何事對曰有暇

讀書與諸儒講論經義爾明宗曰經有君臣父子之道

然須碩儒端士乃可親之吾見先帝好作歌詩甚無謂

也汝將家子文章非素習必不能工傳聞之其徒取笑

也吾老矣於經義雖不能曉然尚喜屢問之其餘不足

學也是歲秋封從榮秦王故事諸王受封不朝廟而有

司希旨欲重其禮乃建議曰古者國祚晉而發爵祿所

以永不敢專今受大封而不告廟非敬順之道也於是
從榮朝服乘輅車具鹵簿至朝堂受冊出載冊以車朝
於太廟京師之人皆以爲榮三年加兼中書令有司又
言故事親王班宰相下今秦王位高而班下不稱於是
與宰相分班而居右四年加尙書令食邑萬戶太僕少
卿何澤上書請立從榮爲皇太子是時明宗已病得澤
書不悅願左右曰羣臣欲立太子臣皆莫敢可否從榮
召大臣議立太子事大臣皆莫敢不願也明宗曰此羣臣
聞姦人言欲立太子爲太子臣趙延壽等曰諸公議欲立
之欲爾從榮出見范延光趙延壽等曰諸公議欲立
爲太子是欲奪吾兵柄而幽之東宮耳延光等患之乃
加從榮天下兵馬大元帥有司又言元帥或統諸道或
專一面自前世無天下大元帥之名其禮無所考按請
自節度使以下凡領兵職者初見亦如之其後許如客禮
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者初見亦如之其後許如客禮
凡元帥府文符行天下皆用帖文升班在宰相上從榮
大宴元帥府諸將皆有頒給控鶴捧聖嚴衛指揮使人
馬一匹絹十匹其諸軍指揮使人爲牙兵每入朝以數百
匹至三匹又請嚴衛捧聖千人爲牙兵每入朝以數百
騎先後張弓挾矢馳走道上見者震懾從榮又命其寮
屬及四方游士試作征淮檄陳己所以平一天下之意
言事者請爲諸王擇師傅以加訓導宰相難其事因請

從榮自擇從榮乃請翰林學士崔悅刑部侍郎任贊爲
元帥判官明宗曰學士代予言不可也從榮出而恚曰
任以元帥而不得請察屬非吾所諭也將相大臣見從
榮權位益隆而輕脫如此皆知其禍而莫敢言者惟延
光延壽陰有避禍意數見明宗涕泣求解樞密二人皆
引去而從榮之難作十一月戊子雪明宗幸宮西士和
亭得傷寒疾己丑從榮與樞密使朱弘昭馮贊入問起
居於廣壽殿帝不能從榮與樞密使告曰從榮在此又曰
弘昭等在此皆帝不應從榮等去乃遷於雍和殿宮中皆
勸哭至夜半後帝驟然白興於榻而侍疾者皆去顧殿
上守漏宮女曰夜漏然何對曰四更矣帝卽唾肉如肺
者數片溺宮女曰夜漏然何對曰四更矣帝卽唾肉如肺
也亦有頃六宮皆至曰大家還魂矣因進粥一盂至旦疾
少愈而從榮稱疾不朝初從榮尚忌宋王從厚賢於己
而懼不得爲嗣其居平驕矜自得及聞人道宋王之善
則歔然有不足之色其入問疾也見帝已不知人既去
而聞宮中哭聲以謂帝已崩矣乃謀以兵入宮使其押
衙馬處鈞告弘昭等欲以牙兵入宿衛問何所可以居
者弘昭等對曰宮中皆王所可居王自擇之因私謂處
鈞曰聖上萬福王宜竭力忠孝不可草草處鈞具以告
從榮從榮遣處鈞語弘昭等曰王淑妃以謀之曰此事
昭贊及宣徽使孟漢瓊等入告王淑妃弘昭等入告王淑妃

須得侍衛兵馬爲助乃召侍衛指揮使康義誠謀於竹
林之下義誠有子在秦王府未敢決其謀謂弘昭曰僕
爲將校惟公所使爾弘昭大懼明日從榮遣馬處鈞告
馮贊曰吾今日入居興聖宮又告義誠義誠許諾贊卽
馳入內見義誠及弘昭漢瓊等生中興殿議事贊貴義
誠曰主上見義誠所以畜養吾徒者爲今日爾今安危之機開
不容髮奈何以子故懷願望使秦王得至此門主上安
所歸乎吾輩復有種乎漢瓊曰賤命不足惜吾自率兵
拒之卽入見曰從榮反兵已攻端門宮人相顧號泣明
宗問弘昭等曰實有之乎對曰有之明宗以手指天泣
下良久曰義誠自處置毋令震動京師詔王子重吉在
側明宗曰吾與爾父起微賤至取天下數救我於危存
從榮得何氣力而作此惡事爾亟以兵守諸門重吉卽
以控鶴兵守宮門是日從榮自河南府擁兵千人以出
從榮榮屬甚眾而正直之士多見惡其尤所惡者劉贊
王居敬而所昵者劉陟高輦從榮兵出與陟輩並轡耳
語行至天津橋南指曰景謂輦曰明日而令誅王居敬
矣因陣兵橋北下據胡牀而坐使人召康義誠而端門
已閉卽左掖門亦閉而於門隙中見捧聖指揮使朱弘
實率騎兵從北來卽馳告從榮從榮驚懼索鐵掩心白
調弓矢皇城使安從益率騎兵三百衛之從榮兵射之
從益稍卻弘實騎兵五百自左掖門出方渡河而後軍

來者益眾從榮乃走歸河南府其判官任贊已下皆走出定鼎門牙兵劫嘉善坊而潰從榮夫妻匿牀下從益殺之明宗聞從榮已死悲咽幾墮於榻絕而蘇者再焉道率百寮入見明宗曰吾家事若此慙見羣臣君臣相顧泣下沾襟從榮二子尚幼

告從死後六月而明宗崩

事奪官南奔烈祖輔吳用

為宣州觀察巡官歷比部員外郎知制誥國初改主客郎中拜中書舍人烈祖殂元宗以喪亂後舊典散亡命

文蔚以給事中判太常卿事與韓熙載蕭儼共加討論

時稱其精練

馬書曰南唐禮儀草創文蔚撰述朝覲會

祖殂元宗以文蔚知禮宜董治山陵事除工部員外郎

判太常寺議葬禮

於是烈祖山陵制度皆文蔚等裁定

保大初遷御史中丞持憲平直無所阿枉

馬書曰文蔚之居諫職秉

心貞亮不容阿順每馮延巳當國與弟延魯魏岑陳覺

將言事必多左遷

竊弄威福及伐閩敗績詔斬覺及延魯以謝國人而延

己岑置不問文蔚對仗彈奏曰賞罰者帝王所重賞以
進君子不自私恩罰以退小人不由私怒陛下踐祚以
來所信重者馮延巳延魯魏岑陳覺四人皆擢自下僚
驟升高位未嘗進一賢臣成國家之美陰狡圖權引用
羣小陛下初臨大政常夢錫居封駁之職正言讜論首
罹譴逐棄忠拒諫此其始也姦臣得計欲擅威權於是
有保大二年正月八日敕公卿庶僚不得進見履霜堅
冰言者惻惻再降御札方釋羣疑御史張緯論事忤傷
權要其貶官敕曰罔思職分傍有奏論御史奏彈尙爲
越職況非御史孰敢正言嚴續國之戚里備位大臣不
附姦愼尙遭排斥張義方上疏僅免嚴刑自是守正者

得罪朋邪者信用上之視聽惟在數人雖日接羣臣終成孤立陛下深思遠慮始信終疑復常夢錫宥密擢蕭儼侍從授張緯赤令羣小疑懼與酷吏司馬正彝同惡相濟迫脅忠臣高越之於盧氏義兼親故受其寄託痛其侵陵訴於君父乃敢蔽陛下聰明枉法竄逐羣凶勢力可以回天在外者握兵居中者當國師克在和而三凶邀利迭爲前卻天生五材國之利器一旦爲小人忿爭妄動之具使精銳者奔北饋運者亡死穀帛戈甲委而資寇取弱鄰邦貽譏海內同列之中有敢議論則馮魏毀之於中正彝持之於外構成罪狀死而後已今陳豷延魯雖已伏辜而魏岑猶在本根未殄枝幹復生馮

延己善柔其色才業無聞憑恃舊恩遂階任用蔽惑天聰斂怨歸上高審知累朝宿將墳土未乾逐其子孫奪其居第使與臺竊讓將率狐疑陛下方以孝理天下而延己母封縣太君妻爲國夫人與弟異居捨棄其母馬書日延己繼母乃延己繼母作爲威福專任愛憎咫尺天威敢行欺罔以至紀綱大壞刑賞失中風雨由是不時陰陽爲之失序傷風敗俗蠹政害人蝕日月之明累乾坤之德天生魏岑道合延己蛇豕成性專利無厭逋逃歸國鼠姦狐媚譏疾君子交結小人善事延己遂當樞要面欺人主孩視親王侍宴誼譁遠近驚駭進俳優以取容作淫巧以求寵視國用如私財奪君恩爲己惠上下相蒙道路

以目征討之柄在岑折簡帑藏取與繫岑一言先帝卑
宮勤儉陛下守之勿失而岑營建大第廣役丁夫孿子
之居過於內殿亭觀之侈踰於上林前年建州勞還文
徽入覲西苑會燕捨爵策勳岑披猖無禮狂悖妄言與
延己用意多私行恩不當俾軍士懷恨怒之志受賞無
感勵之心將校爭功誼動京邑姦謀詭計誑惑國朝致
漳州屠害使者福州違拒朝命百姓肝腦塗地國家帑
藏空虛福州之役岑爲東南面應援使而自焚營壁縱
兵入城使窮寇堅心大軍失勢軍法逗遛畏懦者斬律
云主將守城爲賊所攻不固守而棄去及守備不設爲
賊掩覆者皆斬昨赦赦諸將蓋以軍威政令各非己出

岑與覺延魯更相違戾互肆威權號令並行理在無赦
烈祖孝高皇帝櫛風沐雨勤勞二紀成此慶基付之陛
下比諸鄰邦我爲強國奈何賞罰大柄肆姦宄之謀軍
國儲資爲凶狡所散昨天兵敗黜統內震驚將雪宗社
之差宜醢姦臣之內已誅二罪未塞羣情盡去四凶方
祛眾怒馬書曰二公務去未稱民情四罪盡除方明國典今民多饑饉政未和

平東有伺隙之鄰北有霸強之國市里謠言遐邇危懼
陛下宜軫慮殷憂誅鋤虺蜮延己不忠不孝在法難原
魏岑同罪異誅觀聽疑惑請行典法以謝四方文蔚將
上疏先具小舟載老母以待左降元宗果怒貶江州司
士參軍

堯山堂外紀曰文蔚治柴車奉母欣然就道而作詩曰屈原若幸高堂在終不懷沙弔汨羅而

覺延魯以宋齊王救解復不死延已雖暫罷旋柄用方
宣延已制百官在廷常夢錫大言曰白麻雖佳要不如
江文蔚疏耳邇年召還南唐建國以來憲度草創言事
遇合卽隨材進用不復設禮部貢舉至是始命文蔚以
翰林學士知貢舉略用唐故事放進士廬陵王克貞等
三人及第元宗問文蔚卿知舉取士孰與北朝文蔚曰
北朝公薦私謁相半臣以至公取才元宗嘉歎中書舍
人張緯後唐應順中及第大銜其言執政又皆不由科
第進相與排沮貢舉遂復罷矣保大十年卒年五十二

諡曰簡

徐鉉唐故左諫議大夫翰林學士江公墓誌銘曰公諱文蔚字君章其先濟陽考城人也昔高

陽恢苦水之靈光有萬國伯益獲箕山之護克成夏功故其子孫延祚丕顯茅土錫胤圭組流光在漢者爲孝

子封在宋者爲忠宰在梁者爲烈將在陳者爲詞臣長城
既世爲大水亦絕辭周栗而遠舊避羸在亂而深藏徒藉建
安風惟公嗣奕葉之賢王考毗考素皆以隱德清操重爲
門風儒墨之祿與窮之賢生知英閭里歸仁宗黨稱孝殊
量時天下觀樂同太史之探公部尺鷁之爲從黃鵠之舉
於延州之觀樂同太史之探公部尺鷁之爲從黃鵠之舉
類難佐天壤不支我烈祖孝高皇帝王業始於江東仁
風被於四裔公杖策高蹈款關來儀府朝肅以生風臺
閣萬其增氣署宣州觀察巡官試祕書郎遷水部員外
郎賜緋魚袋王國初建改比部員外郎知制誥於時天
人協應獄訟收歸舜禹相與言游夏不能措潤色之任
也我則無慙旣受禪遷主客郎中知制誥如故俄而眞
拜仍賜金紫今嗣位大禮肆修徙公爲給事中蕭公嚴
常卿事時同軌胥會有位司失職公與司門郎中蕭公嚴
博士韓君照載協力建儀周行翁然由是祖功宗德之
位定大行昭名之義允功署高廟與天無窮明年拜御
史中丞矯枉持平無所顧譴坐庭劾相其言深切
江州司士參軍初國朝自王義之之後曠數百年憲署之
舉聞無廢職然未有危言激論如此之彰灼者也故權
右振悚朝野喧騰傳寫彈文爲之紙貴人心旣爾天鑑
亦迴前所劾者或免或黜公就加江州營田副使頃之

徵爲密尉卿俄拜右諫議大夫充翰林學士權知貢舉
出納密命樞機廢失登進造士衡鑑無私聳禁署之清
風著春官之故事薦賢之賞行及於合司曳杖之期奄
先於朝露春秋五十有二保大十年八月二日卒於京
師官舍皇上帝痛惜爲之廢朝送死恤孤一從公賜有司
考行易名曰簡卽以其年九月十三日葬於某縣某里
之原禮也長子翥哀哉祔公書省正字次子騫皆早卒今以從
子翹爲嗣嗚呼哀哉祔公書省正字次子騫皆早卒今以從
有方外之期尤善詞賦得國風之體去華簡禮不以位
望嶠人矜才誘善不以威名傲物操履堅正靡得動搖
襟懷坦夷初無蒂介講居江楚恬然自足孜孜夜色養
襟孝心嘗爲詩云屈平若遇高堂在應不懷沙獨葬魚
此其心也江州節度使賈公崇以武立功以剛肅物事
公如師傳親公兄弟時皆服公之重名而賢賈之樂
善也既歸京寓居公廨無以家爲之二子繼亡一慟而已
齊生我於夢覺遺龍辱於鑑銖古之達者何以過此鳴
呼凡我僚舊均哀共戚入黔婁之門闔覽伯喈之經籍
睇落日流勸愬秋風而沾臆企景行於高山勒哀詞
於樂石其詞曰高陽之裔伯益之孫展矣君子載大其
門愛淑愛集樂我樹桓影纓幕府振藻西垣禮儀卒獲
風憲攸端道行在時業隆自之何適不可允矣天鑒明哉
指烈烈宮鄰瑱瑱死生以之何適不可允矣天鑒明哉

主恩乃還宣室乃入修門從容禁署密勿王言得才爲
盛知人則難求尸宗伯載善其官人必有終古無不死
嗟若人風流永矣徐庶有母鄧攸無子關里諸生荆
州故吏謂之何哉啜其泣矣秋風落木逝水成川昨朝
飛蓋今日荒阡一立殘照萬古愁煙素車自返寶劍高
懸高才今直道其盡兮何言建寧府志曰文蔚者有
唐吳英秀賦七十二卷桂香賦集三十卷子孫端拱中
登第仕至太常少卿夢籍筆談曰晚唐五代開士人
作賦用事亦有甚工者如江文蔚天甯賦一歲初厥如
鑿開混沌之時兩瓦跡飛類化作鴛鴦之後又上牛賦
飲清餞臨訝監軍之捧塞
度關儻許疑函谷之九封

歐陽廣吉州吉水人保大中詣闕上書曰臣近遊潭州
伏見節度使邊鎬偶逢聖代初非將才措置乖刺大失
人心致奉節兵乘夜呼噪共焚譙門會明而逝不然幾
致大變是仁不足惠下也朗陵近在肘腋曾不爲虞乃
圖桂林以取奔敗是智不足謀遠也與監軍使昌延恭

不相協和動輒疑阻是義不足和眾也幕府無賢才是
禮不足待士也號令朝出夕改是信不足使人也五者
無一長考之前古未或不敗請擇帥濟師以全境土書
入不省及失湖南元宗思廣言命授以官執政請召試
廣言非人主尊賢待士之禮不肯就試乃授本縣令亦
辭不受而卒

南唐書注卷十一

宋陸游撰

祥符周在浚雪客注

馮孫廖彭列傳第八

馮延巳字正中一名延嗣廣陵人父令頽事烈祖至吏

部尙書致仕嘗爲歙州鹽鐵院判官

馬書曰裨將樊思

令頽第叛卒皆釋兵

刺史滑言

按滑言唐滑儀之後吳

救火其得人心如此

行營都虞候言驍勇果毅雅善治兵時危仔倡舉信州

請降高祖以張景思代之

命言率兵五千人送景思入

境仔倡同言兵至棄州奔吳越言偕景思病篤或言已

死人情詢詢延巳年十四入問疾出以言命謝將吏外

賴以安及長以文雅稱白衣見烈祖起家授祕書郎

徐鉉

駕部郎中馮延巳兼起居郎屯田郎中閤居常兼起居

舍人制曰敕朕凝旒端冕以臨萬邦而左右史臣執簡

近侍言動得失注記無回故布政罔不臧承化罔不苦
惟聖攸賴慎束難虛某官馮延巳君子之儒多聞爲富
發之爲直氣播之爲雄文某官閻居常行願樞機學臻
精博得廷臣之體多長者之言而皆踐彼周行奉子元
子或奏記有願願之譽或薦署多賁賁之談謫然清風
叶此時望是宜兼領郎署成躋掖垣於戲君舉必書朕
敢忘於恭己無德不報爾勿忘
於懋官各振公才副茲多訓
元宗以吳王爲元帥用

延巳掌書記與陳覺善因覺附朱齊王同府位高者悉

以計出之於是無居已右者元宗亦頗悟其非端士而

不能去

馬書曰元宗愛其多能而嫌其輕脫貪求特以舊人不能離也延巳負其材藝

狎侮朝士嘗謂孫忌曰君有何所解而爲丞郎忌憤然

答曰僕山東書生鴻筆藻麗十生不及君詠諧歌酒百

生不及君諂媚險詐累劫不及君然上所以寘君於王

邸者欲君以道義規益非遣君爲聲色狗馬之友也僕

固無所解君之所解適足以敗國家耳

馬書曰係晟而數延己曰君常

不如君也知之矣晟文筆不如君也技藝不如君也談諧

國大計也聞者避之延己慙不得對給事中常夢錫

屢言延己小人不可使在王左右烈祖將斥之會晏駕

元宗立延己喜形於色未聽政屢入白事元宗方哀慕

朕之謂曰書記自有常職餘各有司存何爲不憚煩也

乃少止保大初拜諫議大夫翰林學士遷戶部侍郎翰

林學士承旨又進中書侍郎四年同平章事集賢殿大

學士罷爲太子少傅頃之拜撫州節度使

南唐遜事曰延己鎮臨川

毛生舌問不可替也相公其未替乎旬日果寢以母

憂去鎮起復冠軍大將軍

徐鉉太子太保馮延己落起復加特進制曰門下爵賞之

行憲章斯在急於務則適其變終其事則歸於禮將軍
重位足以尊孝子之情特進崇班自昔冠諸侯之上申
爲樞典允屬公才具官焉延己儒雅積中機神應物風
雲夙契魚水與符處多士之朝副其瞻之望及移相府
出鎮臨川封境紛懷聲韻茂遠頃集蓼莪之痛俯從金
革之權露冕有誠輯瑞來觀瞻咨舊德保佑東朝比疏
傳之在前允諸擬議類魯公之拜後適就變除俾進崇
階庶申優寵於嚴將相之重資爾以惟聖儲兩之尊繁
爾以成德知人則哲子用弗疑勉揚令圖無忝召爲太
多訓可落起復冠軍大將軍加特進餘並如故
弟太保領潞州節度俄以左僕射同平章事延己數居
柄任揣元宗不能察其姦遂肆爲大言謂己之才略經
營天下有餘而人主躬覽庶務大臣備位安足致理元
宗果謂然委以政凡事奏可而已延己初以文藝進實
無他長紀綱頽弛吏胥用事軍旅一切委邊帥無所可
否愈欲以大言蓋眾而惑人主至譏笑烈祖敢兵以爲

齷齪無大略嘗曰安陸之役喪兵數千輟食咨嗟者旬
日此田舍翁安能成天下事今上暴師數萬於外宴樂
擊鞠未嘗少輟此真英雄主也九年湖南平朗州劉言
叛勢張甚元宗亦知用兵之難謂延己與孫忌曰湖湘
之役楚人求息肩吾之出師不得已耳今若授劉言施
節使和其民吾亦得休養衡湘之民國其庶幾乎忌卽
欲奉行江南野史延己方以克楚爲功乃曰本朝出偏
師平一國寓縣震動今一旦三分棄其二傷威毀重非
所以示天下且諸將行奏功矣持不下又不欲緣軍興
取資於國以損其功遣使於長沙調兵賦苛征暴斂重
失民心言遂取長沙盡據故楚地周人亦伺釁而動朝

議籍籍延己力求去元宗待之如初及周師大入盡失

江北地始罷延己猶爲太子少傅數月復相會疾改太

子太傅建隆元年五月乙丑卒年五十八謚忠肅延己

工詩雖貴且老不廢如宮瓦數行曉日龍旗百尺春風

趙德麟侯鯖錄曰余見一士大夫家收後主書一詞下

云馮延己三字詞云銅壺漏滴初盡高閣雞鳴平空催

散紅鷺門金鎖猶垂三殿珠櫺階前御柳搖綠仗下宮花

壽南山識者謂有元和詞人氣格尤喜爲樂府詞曰延

己著樂章百餘闕其鶴冲天詞云曉月墜宿雲披銀燭

錦屏圍建章鐘動玉繩低宮漏出花堦又歸國謠詞云

江水碧江上何人吹玉笛扁舟遠送瀟湘客蘆花千里

山月白傷行色明朝便是關山隔見稱於世延己有

樂章名陽春元宗嘗因曲宴內殿從容謂曰吹皺一池

春水何干卿事

堯山堂外紀載延己謁金門閨詞云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閒引鴛鴦芳徑裏

手按紅杏枝
斜墜終日望
君君不至舉
頭聞鵲喜
延巳對曰安得

如陛下小樓吹徹玉笙寒之句
馬書曰元宗嘗作浣谿

感化日菡萏香銷翠葉殘西風愁起碧波間還與客光

其憔悴不堪觀細雨夢迴難寒遠小樓吹徹玉笙寒簌

簌淚珠多少恨倚闌干手卷珠簾上玉鉤依前春恨鎖

重樓風裏落花誰是主思悠悠青鳥不傳雲外信丁香

空結雨中愁迴首綠波春日暮接天流後主卽時喪敗

泣感化以其詞札上之後主感動賞賜甚優

不支國幾亡稽首稱臣於敵奉其正朔以苟歲月而君

臣相諱乃如此延巳晚稍自厲爲平恕蕭儼嘗延斥其

罪及爲大理卿斷軍使李甲妻獄失入詔者皆以爲當

死延巳獨揚言曰儼爲正卿誤殺一婦人卽當以死君

等今議殺正卿他日孰任其責乃建議儼素有直聲今

所坐已更赦宥宜加引貸儼遂免人士尤稱之
馬書曰時謂裴

見損怨無弟延魯

延魯字叔文一名謚少負才名烈祖時與兄延己俱事

元帥府元宗立自禮部員外郎爲中書舍人勤政殿學

士徐鉉禮部員外郎馬延魯可中書舍人勤政殿學士

問之重使如綸之命式光人清要若乃參書殿之列備切

奇若是其選可知某惟望與才皆副是任況東轍亞府

有理劇之用南宮禮典多伏奏之勤俾膺簡求必叶虛

多訓有江州觀察使杜昌業者日徐鉉杜昌業江州制

之長藩屏王室其揆一也隨時省置何嘗之有焉朕祇

荷慶基懋循古訓迭用舊德以頒詔條交修子違踐更

爾位因大慶式舉朝章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京兆

密出納惟允固慎無違先帝用能委之邦政明九伐以

效王略堅一心以迪大猷六事允諧時乃之用將圖爾

鎮百蠻之驛屬予相臣入總樞務惟爾公望克副其勳

是用輟夏官之崇膺外臺之職尙虛使節以使理戎其
往愼乃攸終遵我成憲簡易以申令恩信以卽師淮惠
惟忠無忝朕命依前檢校太保兼御史大夫使持節江
州諸軍事江州刺史本州團練觀察使散官勳如故兼
唐餘紀傳曰杜業不知其家世先主時以兵部尙書兼
樞密使業有心計優權變兵籍民賦指之掌中又能檢
身奉公爲國蓄財由是保大初帑藏克寶資治通鑑
曰昌業以兵部判省事出爲江州觀察使及還爲吏部
尙書判省事南唐近事曰業妻張氏妬業憚如嚴親
烈祖嘗命宋后召至內庭諭曰業本狂生遭時遇主多舉之
何拘忌如此張涕泣言曰業本狂生遭時遇主多舉之
初陛下所籍者驚力未竭耳況早衰多病縱之必致深
損將誤於任使先主大以爲賢以銀盆綵緞賞之宋
史曰杜鎬字文周常州無錫人父昌業南唐虞部員外
郎鎬幼好學博貫經史兄爲法官有子毀父畫像疑其
法不能決鎬曰僧道毀天尊佛像可比也兄甚奇之舉
明經解褐集賢校理入聞之歎曰封疆多難駕御賢才
直澄心堂南唐亡歸宋

必以爵祿延魯一言合旨遽置高位後有立大功者當

以何官賞之

鈞礪立談曰業還撫案大慟曰國事去矣夫鴻鵠養護六翮將致千里今以傳斥鷃

寧不使人恨也然元宗愛其才不以爲臘進嘗內宴出寶器貯

龍腦數斤賜羣臣延魯曰臣請效陳平均分之比徧賜

猶餘其半輒曰敕賜錄事馮延魯拜舞懷之元宗笑而

罷保大中師出平建州唐餘紀傳曰延魯欲以功名圖重位乃興建州之役以延

魯爲監軍使諸將欲乘勝取福州樞密使陳覺欲自爲

功乃請銜命宣慰召李弘義入朝既見弘義不敢發還

至劍州矯詔起邊兵命延魯將之元宗雖怒覺專兵業

已行因命延魯爲南面監軍使陳覺及王崇文魏岑會

攻福州取其外郭馬書曰延魯魏岑王崇文等各領兵萬數四面俱全圍城數日有國以來

出師之盛未之有也延魯等各務爲己功犄角不相會

應諸將皆怠莫肯用命故兵勢雖盛而城久不下會

吳越將余安援兵自海道至白蠟浦將捨舟而寧淖不

可行方布竹簣登岸我軍曹射之簣不得施延魯曰引
義不降恃此援耳若麾我軍稍退使吳越兵至半地盡
勦之城立降矣裨將孟堅爭曰援兵已陷死地將盡力
與我戰勝負未可知延魯不聽頃之吳越兵至岸鼓譟
而前與城中夾攻我延魯敗走俘馘五千人堅戰死諸
軍大潰死者萬計委軍實戎器數十萬國帑爲虛延魯
引佩刀自刺人救之不死朝廷命卽軍中斬延魯及覺
會宋齊王以營薦覺使福州自劾乃詔械延魯覺還金
陵馬書曰初延魯銳於趨進常欲用兵要功名延己曰
士飾身勤職則寵光至矣何用行險延魯曰弟不能
惜惜待爾資爲宰相也及至自晉安身被五木鎖屬吏
錮甚固延己歎曰弟不肯爲爾資宰相一至於此屬吏
皆止流竄延魯流舒州會赦復少府監元宗擇廷臣爲

巡撫使分按諸州延魯在焉右拾遺徐鍇上疏論其多罪無才不足辱臨遣不聽使還遷中書舍人以工部侍郎

郎出爲東都副留守

徐鉉馬延魯江都少尹制曰敕朝議郎行尚書虞部員外郎武騎尉

賜緋魚袋焉延魯頃者尹縣留都首變田制克勤於事

以利於人自歸朝行已踰周歲如聞眾庶未甚樂成矧

彼浩穰所宜均一是用假爾亞尹往畢舊功其在條理

得中厚薄無撓牌乃此屋咸遂所安止於刑讞之繁亦

以公平爲用務令稱職無忝加周師南侵分兵下東都

恩可以本官判江都少尹公事

馬書曰時誚之曰執節分

延魯籍蹙白髡衣僧服而逃符始作大軍之帥被緇削

髮潛爲行腳之僧南唐近事曰或譏之曰昔日被執

旌旗擁出坐籌之將今朝毛髮化爲行腳之僧被執

世宗釋之賜衣冠授給事中宋史曰授問江南事占奏

詳華賜子加厚留大梁累年遷刑部侍郎得還拜戶部

尙書宋興揚州節度使李重進叛伏誅元宗遣延魯朝

於行在太祖將乘兵鋒南渡旌甲皆列江津厲色詰延
魯曰爾國何敢通吾叛臣延魯色不變徐曰陛下徒知
其通謀未知其詳重進之使館於臣家國主令臣語之
曰方宋受禪之初人心未定上黨作亂大兵北征君不
以此時反今內外無事乃以數千烏合之眾抗天下精
兵吾寧能相助乎太祖初意延魯必恐懼失次及聞言
大喜復問曰諸將力請渡江何如延魯曰重進自謂雄
傑無敵神武一臨敗不旋踵況小國能抗天威乎然本
國侍衛數萬皆先主親兵誓同生死固無降理大國亦
損數萬人乃可況大江天塹風濤無常若攻城未下餒
道不繼事亦可虞太祖因大笑曰朕與卿戲耳豈聽卿

遊說哉

江南別錄曰太祖笑曰聊戲卿耳吾與江南大義已定何至如此

會捕重進叛

卒日戮數十人延魯因曰叛者獨一重進乎亦眾人乎

謂眾人則陛下應天順人烏有此理獨一重進則脅從

何罪太祖感悟後獲者皆不誅厚賜遣歸南渡之師亦

輟後主嗣位延魯頗伐奉使功嘗宴內殿後主親酌酒

賜之飲固不盡又誦詩及鼓琴以侑之延魯猶自若後

主優容不責也楚國公從善入朝太祖授旄節留之闕

下後主復遣延魯入謝疾作不能朝太祖憐之遣使挾

太醫護視放還金陵卒於家

宋史建隆三年煜遣來貢因表求舒州田宅詔賜之

後改常州觀

子侯韓熙載知貢舉放及第覆試被黜

唐

近事曰侯舉進士初年少舉籍籍秋試間夢登崇孝寺幡刹極高處打方響徐幼文占之曰雖有聲價終至

下地泊來存僕俄成名於侍郎韓熙載勝下或責幼文
言謬幼文曰誠如吾語後當知之故勝數日中書奏主
司取士不當遂追後與其弟侃儀益習編曰馮僕爲南
勝御試僕果覆落後與其弟侃儀唐豐城令有田父詣
令求訣事凌晨飯藏稍覺創至食肆求麪久不與乃去
肆家堅索麪金不與訟於縣儀飲以茶麗桐油其中田
父盡吐所食惟藏价伉宋史伉文辭清麗嘗著平昔頌
耳肆家乃伏罪价伉時人稱之累遷殿中侍御史歷
典藩郡皆有治績咸平三年知福州卒入宋繼取名第
特賜錢十萬錄其子立應同學究出身
南唐公卿家莫能及者价仕至殿中丞知福州至道咸
平閒歷典藩郡以政績聞延魯銳於仕進然喜言高退
事嘗早朝集鬴舍歎曰元宗賜賀監三百里鏡湖非僕
所敢望得賜玄武湖亦遂素意南唐近事曰金陵城北有湖周迴十數里幕府
雞籠二山環其西鍾阜蔣山諸峰聳其左名園勝境掩映如畫六朝舊迹多出其間所謂玄武湖也徐鉉
笑答曰上於近臣豈惜一玄武湖恨無知章爾延魯不

能對

孫忌高密人一名鳳又名晟少舉進士始濟陽為進士

者例修邊幅尙名檢忌豪舉跌宕不能蹈繩墨馬書曰好學有

文辭尤工於詩按晟有讀古關文一卷金陵牛首山有晟碑文今尙存遂亡去渡河客趙

魏閒馬書曰忌少為道士居廬山簡寂宮嘗畫唐詩人

妖以杖驅之易儒服北之趙魏唐餘紀傳曰晟豪舉

跌宕不能蹈繩墨遂棄去南遊廬山為道士於簡寂宮

性喜為詩畫買島像置之屋壁晨夕事之道士於簡寂宮

妖驅之出乃復儒服北走趙魏魏唐莊宗於鎮州為唐

莊宗建號以豆盧革五代史曰豆盧革父贇唐舒州刺

避地之中山唐亡為王處直掌書記莊宗在魏議建唐

國而故唐公卿之族遭亂喪亡且盡以革名家子召為

行在丞相莊宗即帝位拜官吏多失其序常為尙書郎蕭

名族而素不學問除拜官吏多失其序常為尙書郎蕭

希甫駿正革頗患之莊宗已滅梁革乃薦章說為相說

唐末為殿中侍御史坐事貶南海後梁為禮部侍郎革

以說能知前朝事故引以佐已而說亦無學術徒以流
品自高是時莊宗內畏劉皇后外惑宦官伶人郭崇韜
雖盡忠於國而亦無學術革說俯仰默無所爲惟諾
崇韜而已唐梁之際仕宦遭亂奔亡而吏部銓文書不
完因緣以爲姦利至有私鬻告赦亂易昭穆而季父母
舅反拜姪甥者崇韜請論以法是時唐新滅梁朝廷紀
綱未立議者以爲宜革以漸而崇韜疾惡太甚果於必
行說革心知其未可而不能有所建言是歲冬選人吳
延皓改亡叔告身行事事發延皓及選吏尹致皆坐死
尚書左丞判吏部銓崔沂等皆貶說革詣閤門待罪由
是一以新法從事往往以爲僞濫駁放而蹙踣羈旅號哭
道路者不可勝數及崇韜死說乃教門人上書言其事
而議者蓋以罪之是歲大水四方地連震流民殍死者
數萬人軍士妻子皆采梠以食莊宗日以責三司使孔
謙謙不知所爲樞密小吏段緡曰臣嘗見前朝故事國
有大故則天子以朱書御札問宰相水旱宰相故事國
宗乃命學士草詔手自書之以問革說革不能對第曰
陛下威德著於四海今西兵破蜀所得珍寶億萬可以
給軍水旱天之常道不足憂也革自爲相遭天下多故
而方服丹砂鍊氣以求長生嘗嘔血數日幾死二人各
以其子爲拾遺父子同省人以爲非遽改他官而革以
說子爲弘文館學士說以革子爲集賢殿學士莊宗崩

革爲山陵使莊宗已祔廟革以故事當出鎮乃還私第
數日未得命而故人賓客趣使入朝樞密使安重誨詬
之於朝曰山陵使名尙在不俟改命遽履新朝於我武
人可欺邪諫官希旨上疏誣革縱田客殺人說坐與鄰
人爭井遂俱罷革貶辰州刺史說澹州刺史所報革復坐
發遣宰相鄭正任圖三上章請毋行後命不報革復坐
請俸私人自說賣官與選人責授革費州司戶參軍說
夷州司戶參軍皆員外置同正員已而竄革還高州說合
州皆長流百姓初說嘗以罷竄之南海遇赦還高州說合
與高李興相知及爲相常以罷竄之南海遇赦還高州說合
興請以兵入三峽莊宗許之使季興自取夔忠萬陶峽
等州爲屬郡及破蜀季興無功而唐用他將取五州明
宗初卽位季興數請五州以謂先帝所許朝廷不得已
而與之及革說再貶因以其事歸罪二人天成二年夏
詔陵合州刺史監賜白盡革子昇說子壽皆自外郎卒
卽坐其父廢至晉天神初禱爲尙書膳部員外郎卒
爲相革雅知忌辟爲判官遷著作郎明宗天成中與高
輦五代史曰從榮寮屬甚眾而正直之士多見惡其尤
與陟輦並善耳語行至天津橋南指日景謂曰明日
而今誅王居敏矣宋史藝文志輦有崑玉集一卷同

事秦王從榮從榮敗忌亡命至正陽馬書曰天成中朱

判官守殷叛伏誅陳米開安重誨請教

守殷反者展盡像購之不得族其家江南野史曰忌

沙門亡淮南未及渡追騎奄至亦疑其狀偉異睨之忌

不顧坐淮岸捫衣鬻蝨追者乃捨去渡淮至壽春節度

使劉金得之延與語忌陽瘖不對授館累日忽謁漢淮

南王安廟金先使人伏神座下悉聞其所禱送詣金陵

江南野史曰先主常使親信於淮頭竊覘過客見忌姿

儀偉重異常憎走庭下若之忌端坐不答逆者知之乃

聞先主迎置時烈祖輔吳四方豪傑多至忌口吃初與

門下命蓄髮人接不能道寒暄坐定辭辨鋒起人多嫉之而烈祖獨

喜其文辭使出教令輒合指遂預禪代祕計每入見移

時乃出尤謹密人莫窺其際烈祖受禪厯中書舍人翰

林學士中書侍郎元宗立齊王景遂排之出爲舒州節度使治軍嚴有歸化卒二人晝挺白刃入府求忌殺之入自西門吏士倉卒莫能禦適忌閒行在東門聞亂得民家馬乘之奔桐城叛卒不得忌乃殺都押衙李建崇而逸忌坐貶光祿卿元宗素重之不以爲罪累遷右僕射與馮延巳並相金陵新志曰鳳臺山西岡曉之閒有孫晟宅韓熙載見其門卷卑陋謂曰每鄙延巳侮謂之唐餘紀傳曰嘗第耶明年果拜相相每鄙延巳侮謂之誦言曰王杯金梳以盛狗屎可乎然爲延巳排侮卒先罷馬書曰晟事烈祖元宗二十餘年官至司空每食不設几案使眾妓各執一器環立而侍卒先罷保大十四年周師侵淮號肉臺盤時人多效之南園壽州分兵破滁州擒皇甫暉江左大震以忌爲司空使周奉表請爲外臣忌見延巳曰此行當屬公然忌

若辭是負先帝也既行知不免中夜歎息語其副禮部

尚書王崇質曰吾思之熟矣終不忍負永陵一培土通鑑

辨誤曰培鋪收切瓦未燒者與漢書長陵一坏土不同周世宗以樓車載忌於壽

州城下使招仁贍仁贍望見忌戎服拜城上忌遙語之

曰君受國恩不可開門世宗詰之忌謝曰臣爲唐大臣

豈可教節度外叛於是遣崇質歸而留忌會暑雨班師

忌亦從至大梁館都亭驛遇入閣使班東省官後屢召

見飲以醇酒問江南事忌但言寡君實北面無二心周

將張永德與李重進不相能倡言重進且反宋史曰永德屯下蔡

與重進不協多暴重進短又遣覲信密言於世宗謂重進有姦謀重進聞之自壽陽單騎詣永德帳命酒飲親

酌謂永德曰吾與公國家肺腑同獎王唐人聞之以爲

室今何疑之深也永德意解三軍乃安

有閒可乘遣蠟丸書招重進重進表其書於世宗皆斥

瀆反閒之言世宗遂發怒時鍾謨亦奉使在館俱召見

責讓忌正色請死無撓辭又問江左虛實終不肯對比

出命都承旨曹翰

五代史曰亟召侍衛軍虞候韓通收服下獄

護至右軍巡

院猶飲之酒數酌翰起曰相公得罪賜自盡忌怡然整

衣索笏東南望再拜曰臣受恩深謹以死謝從者二百

人亦皆誅死於東相國寺世宗性暴急莫敢救者忌已

死始追悔元宗聞之流涕贈太傅追封魯國公

江南野史曰追

封中書令

魯國公諡文忠厚恤其家擢其子為祠部郎中賜名

魯嗣

江南野史曰忌家先為明宗所誅過淮娶廢婦高氏乃燕公駢之少女先夫有從婦子李紹慶嗣主

優秩以慰之

論曰南唐之衰劉仁贍死於封疆孫忌使於奉使皆天下偉丈夫事雖敵讐不敢議也區區江淮有國僅四十年覆亡不暇而後世猶謂國有人焉蓋自烈祖以來傾心下士士避亂失職者以唐爲歸烈祖於宋齊正字而不名齊正一語不合則挈衣笥望秦淮門欲去追謝之乃已元宗接羣臣如布衣交閒御小殿以燕服見學士必先遣中使謝曰小疾不能著幘欲冠帽可乎於乎是足以得士矣苟含血氣名人類者烏得不以死報傳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詎不信夫

廖偃彭師爲皆楚馬殷

五代史曰馬殷字霸圖許州鄆陵人也唐中和三年蔡州秦宗

權遣孫儒劉建峰將兵萬人屬其弟宗衡略地淮南殷初爲儒裨將宗衡等攻楊行密於揚州未克梁兵方急

攻宗權宗權數召儒等需不欲還宗衡屢趨之情怒殺
宗衡自將其兵取高郵遂逐行密縣儒戰敗死殷等無
圍之久不克遣殷與建峰掠食旁縣儒戰敗死殷等無
所歸乃推建峰爲帥殷爲先鋒轉攻豫章略虔吉有眾
數萬乾寧元年入湖南次禮陵潭州刺史鄧處訥發邵
州兵戍龍回關建峰等至關降其成將蔣勛建峰助
凱甲被先鋒兵戍還關張其旗幟直趨潭州至東門守者
以爲闕兵戍還關張其旗幟直趨潭州至東門守者
宗授建峰湖南節度使殷爲馬步軍都指揮使蔣勛求
爲邵州刺史建峰庸人不能帥其下常與部曲飲酒譟
於邵州建峰庸人不能帥其下常與部曲飲酒譟
卒陳瞻妻有色建峰私之瞻怒以鐵樹擊殺建峰軍中
推行軍司馬張佖爲帥私之瞻怒以鐵樹擊殺建峰軍中
臥病語諸將曰吾非汝主也馬公英勇可共立之諸將
乃共殺瞻磔其尸遣姚彥章迎殷於邵州殷至佖乘肩
輿以入府殷拜謁於庭中佖召殷上乃率將吏下佖乘
拜以位與之時乾寧三年也唐拜殷潭州刺史殷遣其
將秦彥暉李瓊等攻連邵郴衡道永六州皆下之桂管
劉士政懼遣其將陳可璠王建武等率兵守全義嶺殷
遣使聘於士政使其至境上可璠等不納殷怒遣瓊等
以兵七千攻之拾可璠等及其兵二千餘人悉阮之遂
圍桂管擄士政盡取其屬州殷表瓊桂管觀察使四年

拜殷武安軍節度使初孫儒敗於宣州殷弟竇爲楊行
密所執行密收儒餘兵爲黑雲都自矜行密愛之問竇
行密攻戰數有功爲人質重未嘗自矜行密愛之問竇
誰家子竇曰馬殷之弟行密大驚曰汝兄貴矣吾今歸
汝可乎竇不對他日又問之竇謝曰臣孫儒敗卒也幸
公待以不死非殺身不足報湖南鄰境朝夕間殷動靜
足矣不願去也行密歎曰昔吾愛子之貌今吾得子之
心矣然勉爲吾台二國之權通商賈易有無以相資亦
所以報我也乃厚禮遣竇歸殷大喜表竇節度副使行
密遣其將劉存等攻杜洪敗死存等遂攻殷殷遣秦彥
暉以舟兵救之已而杜洪敗死存等遂攻殷殷遣秦彥
暉拒於上流編將黃璠以舟三百伏劉陽口存等屢戰不
勝乃致書於殷以求和殷欲許之彥暉曰淮人多詐將
忘我師不可信急擊之存等退走黃璠以劉陽舟截江
台擊大敗之劉存及陳知新戰死彥暉取岳州梁太祖
卽位殷遣使修貢太祖拜殷待中兼中書令封楚王荆
南高季昌以兵斷漢口邀殷貢使殷遣許德勳攻其沙
頭季昌求和乃止楊行密袁州刺史呂師周來奔師周
勇健豪俠頗通緯候兵書自言五世將家懼不能免常
與酒徒聚飲醉則起舞舞悲歌慷慨泣下行密聞之疑其
有異志使人察其動靜師周益懼謂其裨將某母章曰
吾與楚人爲敵境吾常望其營上雲氣甚佳未易敗也

吾聞馬公仁者待士有禮吾欲逃死於楚可乎章曰公
 自圖之章舌可斷語不泄也師周以兵獵境上乃奔於
 楚禁母章縱其家屬隨之殷聞師周至大喜曰吾方南
 圖嶺表而得此人足矣以爲馬步軍都指揮使率兵攻
 嶺南取昭賀梧州蒙象富等州殷表師周昭州刺史朗州
 雷彥恭召吳人攻平江許德勳擊敗之殷遣秦彥暉攻
 朗州彥恭奔於吳執其弟彥雄等七人送于梁於是禮
 州向壤辰州宋郭敬州昌師益等率谿洞諸蠻皆附於
 殷殷請升朗州爲永順軍表張佑節度使殷乃請依唐
 太宗故事開朗州爲永順軍表張佑節度使殷乃請依唐
 以其弟實爲左相存爲右相廖光圖等十八人爲學士
 未帝時加殷武安武昌靜江寧遠等軍節度使洪鄂四
 面行營都統唐莊宗滅梁殷遣其子希範對曰車駕南巡
 梁所授都統印莊宗問洞庭廣狹希範對曰車駕南巡
 纔堪飲馬爾莊宗嘉之莊宗平蜀殷大懼表求致仕莊
 宗下璽書慰勞之明宗卽位遣使修貢并賀明年正月
 荆南高季昌執其貢使史光憲殷遣袁銓王褒等攻之
 至其城下季昌求和乃止殷初兵尙寡與楊行密成
 納劉襲等爲敵國殷患之問策於其將高郁曰成納
 地狹兵寡不足爲吾患而劉襲志在五管而已楊行密
 孫儒之仇雖以萬金交之不能得其歡心然尊王仗順
 霸者之業也今宜內奉朝廷以求封爵而外誇鄰敵然

後退修兵農畜力而有待爾於是殷始修貢京師然歲
貢不過所產茶茗而已乃自京師至襄唐郢復等州置
邸務以賣茶其利十倍郁又瀝殷鑄鉛鐵錢以十當銅
錢一又令民白造茶以通商旅而收其算歲入萬計由
是地大力完數邀邀封爵天威成二年請建行臺明宗封殷
楚國王有司言無封國王禮請如三公用竹冊乃遣向
書右丞李序持節以竹冊封殷之殷以潭州為長沙府建
武順軍節度使次子希聲判內外諸軍事姚彥章為左
相許德勳為右相李鐸為司徒崔穎為司空拓拔常為
僕射馬琪為尚書文武皆進位諡其曾祖筠曰文肅祖
正日莊穆父元豐曰景莊立三廟於長沙長興元年殷
卒年七十九詔曰武穆而已子希聲立無之臣偃虔州虔化
以為贈諡曰武穆而已子希聲立

人祖爽父匡圖按宋避藝祖仕皆至刺史五代史補曰

縣人有子三人伯曰圖仲曰偃季曰凝皆有詩名偃踰

勇絕倫由是豪橫遂為鄉里所憚江南命功臣鍾章為

虔州刺史深嫉之於是與疑等議曰觀章所為但欲

滅吾族耳若戀土不去禍且及矣於是領其族暨部等
三千餘人具鎧仗號令而行章不敢逐遂奔湖南時武
穆王在位見其眾盛恐難制欲盡誅之或者曰大王姓

馬而廖來歸廖者料也馬得料其勢必肥實國家大興
之兆其可殺之乎穆王喜遂善待之乃以凝爲永州刺
史國爲行軍司馬偃以天策府列校仍賜莊宅於衡山
自稱逸人偃能於馬上挺身而立取陞衣振奮而服之
以示輕捷荆南高季興次子忘其名管親軍雲猛都謂
之雲猛郎君間偃名因兩境交兵請與偃關偃忻然而
往雲猛能用鎗見偃瘦小心輕之馳驅而刺偃將及之
偃佯落馬雲猛勢未及止偃自後奮戈一擊墮地因生
挫之力焉至其子希範故武穆王終世不爲鄰境所輕者
爲流矢所傷死於蠻中凶計至希範使叛命偃率兵討之
張氏不哭謂其使曰爲妾謝大王舉家三百餘口受王
分食解衣之賜雖盡死未足以上報況一子乎望大王
勿以爲念希範聞而歎曰廖氏有此母欲不與其可得
乎於是厚加存恤仍遣使召疑任爲從事至希範薨國
亂爲江南所滅遂遷金陵唐主授以水部員外郎爲洪
州連昌縣令未幾又遷江州團練使疑爲人不羈好談
諧嘗覽裴說經杜工部墓詩曰擬鑿孤墳破重教大雅
生因曰如此裴說乃劫墳賊耳聞者皆笑之及在江州
盛暑嘗患體燥乃以一大桶盛冷水坐於其間或至終
日蹠資友謁見出露其首與之談笑其簡率如此先是
凝嘗夢人以印授之拜捧之際其印缺一角凝不能測

及授江州之命始悟曰印缺一角益偏碑之象也團練
副使不亦宜乎時人異之十國春秋曰廖凝字熙績
衡山人少隱居南岳時登祝融峰頂觸思成韻語一時
詩人盡屈其下元宗習其名數往聘之初不赴詔後江
南賊起凝曰與其抱道而死孰若就義以存吾宗遂出
為彭澤令慕陶處士為人己而笑曰淵明不以五斗折
腰吾寧久為人役即解印歸衡山久之起復為連州與
張居誅輩為詩友未幾復辭歸有詩集七卷廣輿記
曰凝秩滿但攜詩卷酒瓢而去明方輿紀勝曰凝宰
都昌縣以廉白守秩滿題詩修江寺曰五斗徒勞更折
腰三年兩鬢為民焦今朝解印吟歸去還挈來時舊酒
瓢宋史藝文志有廖光圖詩集二卷廖凝詩集七卷
五代史曰希範好學善詩文士廖光圖徐仲雅李舉
拓拔常等十八人皆故殷時學士希範性奢侈光圖等
皆簿徒飲博謹呼獨常沈厚偃少倜儻善奇節通左氏
長者上書切諫光圖等惡之偃少倜儻善奇節通左氏
春秋班固漢書馬殷有國自祕書郎為裨將戍衡山縣
殷子希萼與弟希崇爭國希萼敗見執師哥不知其世
資治通鑑黔南巡內谿州刺史彭士熊寇辰澧州楚王
希範命劉勅討之勅因大風以火箭焚其寨士熊帥麾

下逃入獎錦溪錦獎三山中乙未遣其子自殷時爲將資治通
師焉納溪錦獎三州卽請降於楚自殷時爲將資治通
蠻酋彭師焉降楚人惡其曠直楚王希廣獨憐之以
爲彊弩指揮使領辰州刺史師焉常欲爲希廣死及希
萼與希廣爭國遣將朱進忠與蠻兵合七千餘人至長
沙營於江西師焉登城望之言於希廣曰朗人驍勝而
驍雜以蠻兵攻之易破願假臣步卒三千自巴谿渡江
出岳麓後至水西令許可瓊以戰艦渡江腹背合擊前
軍敗則大軍不敢輕進矣希廣將從之時希萼已遣間
使以厚利啖可瓊許分湖南而治可瓊有二心謂希廣
曰師焉與梅山諸蠻皆族類安可信也可瓊世爲楚將
必不負大王希萼何能爲希廣乃止希萼尋以戰艦四
百餘艘泊江西希廣命諸將皆受可瓊節度可瓊或夜
乘單舸詐稱巡江與希萼會水西約內應一旦師焉見
可瓊瞋目叱之拂衣入見希廣曰可瓊將叛請速除之
希廣不信師焉退歎曰王仁而不斷敗亡可翹足俟也
未幾希萼兵水陸急攻長沙可瓊等按兵不救師焉戰
於東北隅蠻兵自城東縱火城上人招可瓊等使救城
可瓊舉軍降希萼長沙遂陷師焉投槩於與希萼有舊
地大呼請死希萼歎曰鐵石人也不殺與希萼有舊
怨資治通鑑曰初希崇以爲師焉必怨之希崇避殺

兄名於是命師曷幽希萼於衡山使甘心焉師曷歎曰

留後欲使我弑君耶吾豈爲是哉至衡山偃在焉資治通鑑

曰偃與季父節度巡官匡凝謀曰吾家世受馬氏恩令希萼長而被黜必不免禍盍輔之相與護視

希萼甚謹未嘗失人臣禮希崇意不快復遣召希萼歸

長沙終欲加害偃擇勇士百人執兵衛希萼晝夜擊柝

以警非常遂築行府與師曷奉希萼爲衡山王資治通鑑曰時

以縣爲行府斷江爲界編竹爲戰艦以師曷爲武清節度使召募徒眾數日至萬餘人州縣多應之

錄曰希崇乘勢作亂揜希萼囚於衡陽旣而悔焉遣命舟楫追之約於長沙南五十里昭澤沈之路經衡山縣

豪族廖光嗣子仁勇聞其來與叔凝議曰希萼長而被廢今又見迫此必不免吾屬受先主恩不能爲之除禍

亂安社稷豈所謂居水上乎乃率數百人劫而立之號衡山王以衡山縣爲府且使人募兵數日眾及一萬郡

縣多起兵應之請命於金陵元宗爲出師定楚亂希萼遂入朝

偃師鬻俱從行而偃爲部署輜重指揮使尤勤瘁希萼流涕曰吾逐於逆豎非偃盡忠豈能免禍至金陵元宗召見兩人歎獎之授偃左殿直軍使萊州刺史師鬻殿直都虞候而使偃守道州以備南漢會朗州叛潭州亦潰偃所部多潭人中夜作亂偃率親卒力戰不能支極罵而死元宗下制哀悼贈右領衛大將軍寧州刺史謚曰節而師鬻不見用卒於金陵後主時徐鉉爲史官有豐城令劉虛已移書明偃大節云

論曰史之失傳者多矣廖偃彭師鬻之事可謂盡忠所事而五代史則以爲馬希崇遣師鬻偃囚希萼而師鬻奉希萼爲衡山王是偃亦同受囚希萼之指而師鬻獨

能全之也江表志則以爲師曷且從希崇害希萼偃百計誘諭而寢其謀及衛希萼也師曷之計乃無所施是師曷實欲害希萼獨賴偃以全耳嗚呼何其異也惟十國紀年言兩人者俱有功差可考信故多采之大抵忠於故君兩人實同而偃功爲多不可誣也張巡許遠之事著若日星兩家子弟猶有異論況偃師曷耶

南唐書注卷十一